

思旋天地

# 以人民為本

舉世矚目的「兩會」已順利完成。在複雜多變的世界形勢下，十三多億人口的大中國，能夠順利的完成如此重要會議，肯定令人羨慕及點讚，中國領導人在治理國家方面確有一手。

全國人大會議中，為全國人民所擁戴的人民領袖習近平，全票當選了國家主席及中央軍委主席，全場響起了經久不散的熱烈掌聲。

在閉幕會上，習近平發表了重要的講話，他謙厚的形象和滿懷激情的重要講話，令所有聽者都為之動容。我以為，他的重要講話中，「人民」兩個字佔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彰顯了這位偉大人民領袖，打從心底裡記着他所愛的人民。習主席的講話，從盤古初開的歷史，到當今踏進新時代，從古代哲人偉論至中國共產黨所走的道路，取得的彪炳成績去說明這位領袖的治國理念和對人民的尊敬信仰，同樣動人，充滿了「四個自信」。本以為國家主席、軍委主席習近平是政治家和軍事家，殊不知，習主席也是一位文學家。

習主席身為黨政軍「三位一體」的領袖，是十三多億中國人民的掌舵人。然而，他在一言一行表現謙厚，具大將風範地向全體代表及主席台上的同僚再三深深的鞠躬，難怪受到全體代表發自內心的掌聲。

毋庸置疑，本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相當成功，因為所有議程都能夠順利通過。特別是完成了最重要的修憲任務，委任國家及政府領導人。充分表現了團結、民主、奮進的精神，可以說是舉世無雙的。其中最關鍵的是，掌舵人與領路人習近平一切以人民為依歸，為人民謀求福祉，其治國方案一定是為人民所擁戴。他所委任的團隊，經過民主集中體制而產生，當然是能夠與領袖有共識、有包容。

由主席令簽署委任的總理李克強，同樣是眾望所歸的領導人。可以說習近平、李克強兩位是最佳拍檔。打從12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來，中國無論在經濟、外交、軍事、民生等等都有跨越式的飛躍，受到世界各國所點讚和羨慕。事實上，中國在經濟上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軍事和外交上，中國的話語權亦舉足輕重，致令中國人在世界上面子像貼了金一樣閃閃生輝。中國人在世界各國旅遊、公幹中，都顯示了文明的形象。

李克強在記者招待會上，向中外記者介紹國情時，也是以人民為本。除了解答有關經濟、外交、軍事問題外，更加詳答有關公積金及醫保的問題，充滿了對長者老百姓的愛心，並肯定地許下了諾言，保證定期足額發放養老金，使大家對未來充滿希望，無後顧之憂。

方寸不亂

# 看不見的抑鬱

外婆涉嫌勒斃親孫，倫常悲劇令人心酸。悲劇背後，老人抑鬱不可忽視。

涉案的外婆及其女兒，兩代單親家庭，外婆照顧過度活躍症孫兒，身心疲累，支援不足，終於壓力爆了煲。讓長者獨力照顧孩子，每一天都是體能和心理的角力。長者身體機能衰退，孩子精力充沛，創意無限；長者照顧孩子，動作和想法，都要搶在孩子之前，何況，還要照顧過度活躍症孩子，身心疲累不足外人道。

案中外婆結束了一段短暫痛苦，漫長的痛苦還在後頭，親友責難、內疚後悔、思念孫兒、法律制裁，新的痛苦歲月正在展開。今天年輕一輩生活不容易，很多重擔都轉嫁父母身上，住屋靠交租，孫兒長輩帶，看似理所當然。含飴弄孫，本來是長者晚年的樂事，今天的長者為支援兒女，都主動挑重擔，帶完孩子帶孫子，無形的壓力，看不見的抑鬱，兒女未必看得懂。朋友即將添孫，本來是大喜事，孫兒未出生，她卻悶悶不樂，每每有人恭賀，她就是唉聲嘆氣。因為兒子要求，把孫兒放在祖父母家24小時寄養，所有家庭成員視為理所當然，朋友在沒有支持聲音下，開始有抑鬱，竟動了輕生念頭，當然理智還是可以把不智壓抑的。

另一位朋友，兒媳事業在外，家庭經濟優裕，為了支援兒媳的事業發展，她主動把自己12小時寄養在孫兒家中，為兒媳擔起頭家。雖有傭工幫忙，不愁經濟，但責任重大，她和朋友分享生活，既享受與孫兒親近，但又感肩負擔子太重，感觸時有落差，心理上的壓力，看不見的抑鬱。

很多年輕人高估了父母的承受能力，又低估了父母的生活需要。年輕人必須明白，帶孩子是自己的責任，照看孫兒不是長者的唯一生活模式。

七嘴八舌

# 資深傳媒人的交流「家園」

3月21日是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Media Veterans)成立8周年，昨天有成立8周年聯歡會，雖不能出席聚會，自願交餐費表示精神上支持，要感謝一班為會務義務奔走的前輩。「資深傳媒人會」一眨眼就成立了8年，真的時光飛逝。做媒體的人常說，我們最大的優點是日子過得快，和不需太多裝扮，否則那麼低薪還要花錢買化妝品、名牌手袋真沒法維持生計了。哈哈！

回想起7年前，前輩李豐怡小姐通知，由香港文匯報前社長張雲楓創辦，一班以從事報紙及電子媒體工作的資深媒體人組成了這個會——「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文匯報》、《大公報》大多退休人士都入會，你雖然離退休日子很遠，都歡迎你們加入，有需要可幫手羅維下會務。結果我們幾位未敢稱資深的前輩就加入了，頭幾年有參與會的活動，近幾年因工作太忙及撞期關係，常缺席活動，有心無力。令我最近疚是沒有貢獻之餘卻每年生日也收到一張餅卡祝賀。那不止是一打餅的價值，而是代表他們仍當我是自己人，沒有嫌棄我沒貢獻。

感激一直支持這個會的多位社會賢達：

本會永遠名譽會長霍震霆、陳經緯、葉國華、蔡冠深、貝鈞奇、王英偉等等鼎力支持。還有關偉、張正甫、邵盧善、梁天偉、蔡和平、梁立人、梁家永、何文翰、張晴雲、王伯遙、張建華、楊金權、屈穎妍等等顧問當骨幹，如今個會有900多人了，會友都是長期在媒體工作，就算在退下火線後仍關心港事、國事、天下事；也有些仍在前線的會員互相交流更多時事看法。個會2015年開始出版會慶文集《薈萃》，讓這些文人有用武之地。

喜歡這個會除了會內有不少我尊敬的前輩在，還有這個會的格調是個君子，給人感覺很有文人氣質，不高調在社會上沽名釣譽，以爭取什麼地位、曝光率為目標，沒有利益關係糾纏。而是真正凝聚一班文化人、知識分子一齊。個會經常搞些講座，請學者政商界人士分享一下對政局看法，討論問題社會熱話，再找尋正確訊息；又很人性化地組織一下醫療講座、睇電影、旅遊，一班志同道合的退休人士一齊做這些事其實蠻開心！出發點很值得欣賞，我也推薦過多人入會。正如創會會長張雲楓講過，這是提供給退休傳媒人「交流聯誼的家園」，會友在這平台找到「家」的感覺。

百家廊

若荷

# 村裡的井

井口朝天，對着遙遠的天空，不知它深遠的心底，是否還有泉水的湧動，以及水花的奔騰。過往的行人不看它一眼，鳥兒也不在它身旁駐足，甚至井台上的石縫裡，都沒有一簇青青的苔蘚，綠瑩瑩的，昭示着井水的旺盛。

井，曾經是村莊的見證。許多年前，當村子裡還沒有有人煙的時候，這個地方也還沒有井，直到有人從遙遠的地方遷徙而來，在這裡搭房建屋，圈養牲畜，成立家庭，井也才在這裡安家落戶。井是新井，也很淺。實際上，它的前身原本是一眼泉，泉水叮咚，流淌了百年千年。村裡唯一的人家，將泉的周邊進行壟砌、加固，使它不致在天氣乾旱的時候一點一滴地流失。

每天早上，年輕的男人在這裡取水澆地，瓦做的陶罐挑在寬厚的肩上，在坑坑窪窪的田埂上行走，一顛一搖地顛出水花。水花打濕了窄窄的田埂，打濕了蜿蜒的小路，撒在一串串初生的草芽上面。通向井的方向，便延伸出一條明顯的小路。這是一條綠色的路，開花的路，有青草覆蓋，有鮮花簇簇，於是村莊，於是井，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山山嶺嶺，就都有了人氣，有了生命。

年輕的女人提着瓦罐來這裡打水，光潔的額頭上，青絲油亮，粉紅的小襖下面，裙裾輕曳着淺草。她只需輕輕地蹲下，將一隻水瓢伸向淺淺的井口，蕩一蕩水面上的浮物，微微抖動一下手腕，一瓢水就從井裡舀到了瓦罐之中。她用井水淘米，用井水漿洗，在注滿井水的鍋灶底下升起炊煙，一個溫暖而樸實的家，便撐起了希望。黎明是這樣，黃昏也是這樣。

男人在這裡安家築園，開墾土地，播種莊稼，女人在這裡也幾乎無所不能。她們一手淘洗着日月，一手擁抱着生命，從此一代一代的人，便在這復無聲的歲月中，繁衍生息，讓村莊和這石砌的井壁、井水一樣，開始了血脈相承。在那一雙淘洗的手中，不僅有米糧和菜蔬，還有對男人的依賴，對兒女的呵護。男人的肩上，擔着的不僅是莊稼、田地，還有對女人的疼愛，對家庭的責任。

人口多了，僅一眼井供不應求，村裡的人，便想着在其他地方找水，慢慢的，村裡由一眼井變作了兩眼，兩眼變作了三眼。不光飲用水需要井，淘洗水需要井，灌溉田地的水亦需要井。前住水井的老老少少愈來愈多，那裡就成了熱鬧的場所，人們在井台邊

聊天，傳播與莊稼有關的信息。有意無意地到井邊走動，放下擔子，摸出一袋老旱煙抽上幾口，嘴邊的話匣打開，一身的勞累就隨煙霧散去了。

村裡人崇尚團結，井邊傳播的消息，大都是村裡人家的正氣。家家戶戶必知的事宜，發生在村裡的新鮮事情，都是從井邊傳開，成為佳話。女人們家長裡短，孩子成長，女紅針線，從炕頭談到井欄旁邊，談着談着，便潛移默化進年輕女孩的心中，讓她們悄悄記取一些生活經驗。東家女孩出門擔水，西家男孩隨即前往跟隨。勾擔吱呀，柴門半開。一個圓月的天空，雲下，一份朦朧的愛情，在這裡萌芽。

井邊的菜園，幾乎每日都在變化，辣椒、茄子，豆角、白菜，五顏六色，美不勝收。除了冬天，一年三季都離不開井水澆灌。取水，拎水，每天來來往往，一趟一趟。石井台上，每滴水都是水淋漓的，日久天長，黝黑的井壁便生出了苔蘚，苔蘚上面淋漓着水珠，站在井邊，總有一種聲音在「滴答滴答」，就像井在和人說話。老人們就說：井是活的！活着的井，也會時深時淺，乾旱天氣，土地乾裂，井水也會變得淺而渾濁，一條長長的繩索，探向深深的井底，卻硬短汲深，於是人們對水，就變得格外珍惜。

使用了一輩又一輩的取水工具，在更新換代，鐵皮做成的水桶，取代了笨重的瓦罐，男人們依舊是一副挑子擔在肩上，女人們端着烙有牡丹圖案的瓷盆，走上井邊的小路。一行大大咧咧，一行裊裊婷婷。腳下踩着淺草，不知生生死死多少個春秋；低淺零散的花朵，不知停歇過多少美麗的昆蟲。蜻蜓在這裡起落，蝴蝶在這裡追逐。活着的井，給遠離村莊的田野，潤澤出一幅優美的風景。

無水的村莊，是留不住人的，村裡的女孩找婆家，都要找一個水草肥美的地方。這樣的地方，才能擁有金子般的人心，擁有金子般的土地。村裡的男孩娶親，都願找一個溫柔如水的新娘。水，於無形中，成了一個與生活密切相關的字眼。一日的炕頭坐完，新媳婦下地，都會先問一下老井所在的方向，從此，原本枯燥的日子，便在新媳婦的手裡，點化成了甜美的味道。她們承接着一輩女性的事務，承接着與水密不可分的家務，日復一日，開始了山高水長。有水的村莊，喻示着幸福，也喻示着歲月的安詳。石

砌的老井，給她們帶來了希望。

井的歷史由來已久。陶和井，歷來是分不開的，從有井的那一天起，便牢牢地與井連在了一起。在一千多年以前，井是用陶器一節節疊起來的，一節一節的陶圈，用泥土燒製而成。春秋時期和西漢時的井，大多就是陶井，陶井圈上，印有美麗的紋路，清澈的井水，就蓄積在光滑的陶井之中。時隔千年，在某些地區出土的陶井圈上，依稀還有席紋和繩紋圖案。井的發明，是古代社會邁入文明的標誌，它減少了人們對江河的依賴，為人類的生產和生活創造了有利條件。

著名作家賈平凹寫過一篇《女人與陶》的文章，他寫道：「女人如賈寶玉所說是水做的，那麼陶瓶是泥做的；女人是美麗的，陶瓶是粗陋的。當女人在做陶瓶時，陶瓶給了女人的大氣，女人給了陶瓶的高貴。」在作家的筆下，陶的高貴，在於陶與某種器皿的合成，在於某種人物的映襯。有人說，當世界有了男人之後，男人覺得寂寞，使用自己身體的一部分造了女人。都說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女媧造人用的土說不定就是陶土，所以瓷器比陶器更有水色，也通透。我卻喜歡陶。在這些器物中，只有陶能有種說不出的意味。在陶上面，我能看到生命的原初，那是任何事物無可比擬的，有煙火色。陶笛、陶埙，都是陶做的樂器，它們的音色悠揚哀怨，如泣如訴，總能打動人的心弦。瓦也屬於陶器的一種，曾幾何時，它是農戶須臾不能離開的盛器，想起它的美，在於需求、實用。陶，又讓人想起紫砂，它是陶的姐妹，卻也質感溫潤、細膩，散發着高雅的氣質和誘人的魅力。

如今，陶和井，都離我們漸行漸遠。失去了村莊的青綠，井的容顏一天不如一天。井寂寞，從來沒有進過村子的井，便想像着村莊的模樣。井並不知道，那個村莊的人，那傾盡乳汁養育的村莊，比井還要孤獨，寂寞。年輕人遠走他鄉，老人們坐在街上。身邊沒有了孩童的玩耍。愛情走遠，就像井沿沒有了陶罐和鐵桶的碰撞。井寂寞，不是因為它老了，而是因為石砌的井壁上，沒有了泉水的滴答，孤獨的井台上，已經沒有了打水人的歡笑。有井的村莊，再也沒有了往日的熱鬧。偶爾，會有一兩個過路人，發現了它，他們很想知道裡面有沒有水，投一枚石子於井中，探探看，渾濁的井底疊起的，都是蒼涼的皺褶。

翠袖乾坤

# 愛得深，愛得苦！

前些日子看了母子在七人車內燒炭的新聞，無不令人黯然嘆息，這樣的悲劇，怎可能發生呢？怎麼可以避免呢？而且還是出自一個如此夫妻恩愛兒子孝順的溫馨家庭，前後一兩年光景，丈夫生意失敗自殺，妻子抑鬱成病，那天對兒子說去找父親，兒子就跟隨母親了。

這樣殉情已難令人理解，母親這樣帶領兒子離開人間，也「愛」得太狠心了，而這兒子居然順從母親，也乖得太要命。妻子那麼愛丈夫，兒子那麼愛父親，本來為了懷念他的話，母子倆就更應該挺起胸膛為他而活着，要是母子倆堅強繼續生活，這丈夫/這父親至少還可以在他們心中多活幾十年，而他的靈魂也會得到更大的安息。

人生雖然是上天早分派給每個人一部悲歡交織的劇本，也用不着過於把自己可以編寫那部分擴大為悲劇吧。

上述新聞的悲劇，也許誠如佛家所說人生八苦中的「愛別離苦」，真的，愛得太深，也可說是人生之大劫，尤其是父子夫妻，總有一天先後各自離去，愛得愈深，活着那個，必然痛得愈深，別以為世俗所說「無冤無仇不成父子」、「無恩

無怨不成夫妻」是上天的殘忍，其實這正是上天好生之德，不想父子夫妻因愛得太深抵受不住過大的痛苦，好等那些父子夫妻帶點無關痛癢的恨怨平衡他們的愛。

有個退休五星級大廚的太太，常對人說不明何以有人稱她丈夫為名廚，他煮的家常菜從來淡而無味，她和兒女都覺得難以入口，丈夫背後則對人坦言，他為了謀生對外博取掌聲，才迫不得已「心狠手辣」為他的菜式加油、加糖、加重調味，但是回到家裡就手軟了，為了家人的健康，一來盡量少油、少鹽力求清淡，二來好等日後自己離世之後，老婆兒女可以吁一口氣，不會因為吃不到我在外邊弄的美食而傷感，他這一片苦心，就是不想給予家人感受太多「愛別離苦」。



作者提供

獨家風景

# 大師離去的象徵

人，無論如何叱咤風雲，都要面對衰老，更逃不過生命終結的時刻；不過，在沒有大師的年代，眼見大師們陸續退出人生舞台，難免令人唏噓：一個時代的結束。

作為上世紀巴黎高級時裝黃金時代標誌性人物之一，法國高級時裝設計師紀梵希(Hubert de Givenchy)以九十一高齡在夢中逝世，也令人有同樣感慨。在西方媒體上，紀梵希被形容為「浪漫優雅的時尚支柱」(《紐約時報》：Fashion Pillar of Romantic Elegance)，或「時尚偶像的創造者」(《衛報》：Maker of Style Icons)。

紀梵希的名字的確也跟多位同時代的時尚偶像連在一起，包括兩位被公認為最優雅的女人柯德莉夏萍和積琪蓮甘迺迪，其他還有已故摩納哥王妃嘉麗絲·姬莉、溫莎公爵夫人等。

他的作品最為人熟悉的是由夏萍在一九六一年首映的電影《珠光寶氣》中穿紅的「小黑裙」(Little Black Dress)。

不過，「小黑裙」一般認為是香奈兒於上世紀三十年代發明，那是對傳統的反叛之作，因為當時的巴黎，黑色被視為僕人或出席葬禮的人的衣服顏色，登不了大堂。向來主張解放女性身體的香奈兒於是想出色用黑色布料設計出鬆身連衣裙，既方便女士穿着出席社交

場合，又感覺活動自如。

但是，紀梵希為了配合夏萍的高挑身段而將「小黑裙」改良得更貼身和修長，隨着電影風行和夏萍魅力，加上時尚雜誌推波助瀾，也成為「小黑裙」風靡一時，也簡潔年輕白領的多功能服裝——在辦公室上班、下班後的雞尾酒會或平日逛街訪友都適合。

他倆初識於一九五四年電影《龍鳳配》(Sabrina)，之後夏萍免費為他的首個香水「禁止」(L'Interdit)拍廣告，拉開了影星當香水代言人的序幕，而兩人的銀幕合作則成為時裝和電影結合的象徵。紀梵希一九九五退休時，在當時的巴黎時尚界引起轟動。在其最後一場高級時裝秀上，多位設計大師和跟隨他多年的裁縫技師都有出席。因為，那不但優雅大師的告別夜，也是法國高級時裝業改朝換代的開始——陸續由外來年輕設計師主宰傳統時裝屋(Couture House)。

告別秀剛落幕，已收購其品牌的LVMH集團就發出通告：由三十五歲的美籍設計師John Galliano接掌設計師印，但這位倫敦聖馬田畢業生所追求的奢華風格跟品牌向來的簡約優雅格格不入，一年後改由另一位英國鬼才Alexander McQueen接手，雖然搶了不少媒體鏡頭，卻也只做四年；接下來幾位也是英國人或接受英式訓練的意大利人。

琴台琴瑟

# 只有死亡最終讓劍戟無光

二零一八年的春天是個濕漉漉的春天。雨下得多，落葉也掉得多。

我的露台小花園已經進入了第九個年頭，最初種植的幾棵小樹從幾十公分高長到了幾米高，枝繁葉茂，樹枝便伸出牆外，落葉也飄向樓下，幾株爬藤植物葉落更甚。落葉多了，便引起了樓下鄰居的不滿和婉轉的抗議，於是我把樹下木架打頂，爬藤修剪，各自都移動了位置，使之盡力向內發展。一番動靜之後，花園裡一片狼藉，滿地皆是殘枝敗葉，徒留一份淡淡的遺憾和傷感。

大抵春天就是一個傷感的季節。我的外婆是在春天去世的。那時候沒有網絡，電話也不十分普及，當我收到父親轉寄到的信的時候，外婆已經走了近半個月了。回想起來，收到信的時候得知外婆已離世，雖然也傷心得淚流滿面，但遲來的消息畢竟使得那份傷心延遲了，而此前的快樂時光也因之延長了。

在網絡已經相對發達後的這個春天，消息自然是傳遞得快的，但傷感相對來得也快。時裝

設計師紀梵希、天體物理學家霍金、雜文家李敖、詩人洛夫在這個春天像是約好了似的先後離世，引起各界人士一片感嘆和唏噓。對於幾位大師的離世，得到消息之後大多數人的態度是正常的感覺遺憾、悲傷和緬懷。

但也有一小部分的人，熱衷於在他人離世之後刨根究底，利用網絡的便利深挖出逝者的隱秘津津樂道，不遺餘力地到處發帖，大肆宣揚，讓人死後也不得安生。而那些宣揚的內容，往往與當事人不同於常人、常情之外的男女之情相關。

四位逝者中，霍金和洛夫難得地沒有被詬病，而李敖和紀梵希卻是因為自身情感的緣故被人發文從各個角度說東道西地解讀，大大地滿足了一部分人的窺私慾。在他們眼裡，沒有因為人類失去某位偉人的遺憾，只有窺探到名人所謂的私隱的醜態快感。

發文暴露已逝名人隱私的不單是普通的熱衷八卦的「狗仔」網友，更有打着「研究」旗號的所謂學者、專家，無論其研究的真假如何，只要冠以「研究」的名義，便可以名正言順

地、合理合法地販賣名人的隱私，為自己謀得名利。只是，俗語有云：死者為大。不知道那些以窺私為樂的「狗仔」們和不僅以窺私為樂，還要利用窺得的隱私獲得聲名，賺得錢財的「專家、學者」們，怕不怕逝者死不瞑目？

據說李敖在臨去世前得知自己得了絕症，已經不復當年的狂傲，曾經想做一檔節目，藉機和自己的敵人、友人都見上一面，與友人告別，與敵人和解，與世界握手言和。後來這個心願好像並未得以實現。這個一生的鬥士，臨終前放下了劍戟，但還是沒有躲過活在他後面的劍戟手，這是否也是一種因果呢？

或許，互聯網沒有那麼發達，八卦的來源沒有那麼快捷，「狗仔」們和「專家、學者」們的窺私行動沒有那麼便利，便會少了許多名人離世後的隱私被曝光消費吧？其實這和網絡發達與否也沒有多大關係。

若是我們都有一顆相對純淨的心，無論對逝者還是對生者都保持起碼的尊重，控制自己的窺私慾，大抵都是能在有生之年就與世界握手言和的吧？